

天穹下的困兽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897856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8978562>.

Rating:	Explicit
Archive Warning:	Rape/Non-Con
Category:	Multi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殷寿/殷郊 , 姬发/殷郊 , all殷郊
Character:	殷寿 , 姬发 , 殷郊 , 妲己
Additional Tags:	强奸 , 双性 , 舔批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7-30 Words: 3,360 Chapters: 1/1

天穹下的困兽

by [BlueberryCakezzz](#)

Summary

如果在宗庙那里殷寿强奸了他的儿子

Notes

只有痛没有爽的父子强奸、双性殷郊、不太明显的姬发➡殷郊、妲己给殷郊舔批

姬发将麻绳绕过殷郊胸前，用力扯紧，粗糙质感磨过乳尖的刺痛逼得殷郊不由自主地顺着力道向后挺了下身，发出一声闷哼。姬发顿了顿，权当作没听见。他曲起膝盖抵住面前人的脊沟，拉紧了手中的绳，将其深深勒入这位愚忠的前太子皮肉之间，按照他所要求的那样，一丝活动的余地都不留。

房中没有他人侍候，除却二人的呼吸外，只余姬发动作间统一派发的制式盔甲碰撞发出的清脆响声。冷硬金属硌在赤裸的皮肤上，虽说殷郊皮糙肉厚，无所谓什么红印子，但到底不太舒服。

也许姬发是对他生了气了。殷郊垂着头想，他坚持跪得笔直，既是为了方便姬发动作，也是他父亲从小对他的要求。

殷郊现在还记得，他威严的父在训练上对他从未与对其他质子有什么区分，甚至姬发也比他更能讨其欢心。唯独在他被母亲教授些宫廷礼节时偶尔能见到父亲的身影，那时他的父会长久地注视他，接过宫人手里的藤条，在他松懈时便毫无留情地惩罚他。藤条的印痕留在他的背与腰侧，比不上杀敌时被砍的疤，却伴随着得见父亲满意神色而欣喜的心情一同更深刻地留在殷郊心中。

姬发使了劲，将绳折过压下绑住手腕再打好结，这绳缚便算是完成了。他将殷郊扶了起来，竟是一句话也不多说，径直想退出去了。殷郊却开口唤住他：

“姬发，”

姬发已经推开门，刚一步踏了出去，闻声又停住。

“那姐己是狐妖是千真万确，若她被当众识破真身恼羞成怒，你切要小心，莫让它伤了父王。”殷郊的声音停了停，再开口却小声许多，“也莫要伤了你。”

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无法伸手拍拍他好兄弟的肩膀。

姬发站在一旁，沉默地看尽殿内发生的一切，他看见天下的王却悖逆了天下之理。袒护妖孽，言而无信，辜负了大司命付出七窍玲珑心的谏言。种种举措，都叫他幼时心中被植入的那个高大完美的形象逐渐碎裂崩塌，好像发现一尊称神的石像也会掉落石渣。

那个曾向天下人发誓要自焚的王却将火把对准静默的牌位，将其付之一炬。他已经魔怔，大肆破坏着神圣的宗庙，蔑视那些不再言语的死人，谩骂早早入土却还妄想禁锢他人的灰烬。

汗水从头盔里滚落，爬过鼻梁再从鼻尖滴落在人中，然后姬发尝到了发苦的咸味。四周蔓延起的火势炙烤着他，殷郊崩溃的叫喊声与殷寿的肆笑声统统钻入他的脑中。

姬发心如乱麻，但他只能静立在原地。

许是殷郊语无伦次的诅咒彻底激怒了殷寿，殷寿猛地扔开手里的油灯，转身踏过中庭不算长的石板路，宽大的礼服下摆被风匆匆掠过，扬起擦过姬发的眼前。姬发生怕连祖宗都不在乎的暴君一气之下也要解决了殷郊，他上前跪下抱手，喊道：“大王！”

却不见殷寿理睬，他径直攥住了殷郊身上的荆绳，正是缠过脖子落在胸前的那一节。

殷寿拽得是那么用力，绳上的棘刺入他的掌心，血从指缝中流过。他挡开要跟上来舔伤口的姐己，生拉硬拽着殷郊往回走。殷郊本就还在精神遭受巨大冲击后的恍惚中，肢体又受绳所制，殷寿不费多大力就将他带回了祭桌前。

殷寿一手挥开祭桌上的零碎物什，把殷郊推到祭桌上，自己也翻身压了上去，将殷郊笼在自己身下。

殷郊不知道殷寿要干什么，事实上他现在发现从幼时他就一直不懂他的父亲在想什么。更何况眼前这个人已经不是他父亲了，至少不是那个他以前认为英勇明智的父亲。殷郊仍然大声咒骂着殷寿，无数恶语源源不断地从他口中吐露。

殷寿倒是第一次见殷郊那张往常只会表达崇敬之意的嘴能骂出这么多花样。有些新奇，但他不是一个耐心的人。他伸手钳住殷郊的下巴，止了他的声音。

“你先是蓄意谋杀本王，试图篡位，再是畏罪潜逃。大司命窝藏逃犯，已得到应有惩罚。可你呢？”殷寿慢悠悠地陈述着罪名。

“那你便杀了我！”殷郊恶狠狠地瞪视着他身上的人，恨不得啐一口以泄愤。他心已死，更不怕身死，活在如此背信弃义之君的统治下，不如现在早早去了。

“我会的，”殷寿语气不变，手上却更使劲地将殷郊的脸按在桌子上，“但首先你要清楚，如今这天下已是本王的天下。本王要做什么，不容他人置喙。”

他一直空闲的那只手终于有了动作，却是扯下了殷郊腰间松垮的布料。

殷郊出生时身怀异像，下身似男若女，殷寿曾携妻子暗中向王叔寻卜，殷商大司命观象许久，只模棱两可地说道是福是祸全凭造化。殷寿与妻便合力按下此事，不曾声张，待殷郊如常。

殷寿同女人欢好的时候，比起享受肉欲却更像享受能够随意掌握他人的快感。正如他本对殷郊双性之异并无多想，在殷郊长大后却会因在军营中将其单独叫到主帅帐中肆意鞭打惩戒而勃起。

也正如现下，他难得的、如殷郊所愿的凝视着他，看着殷郊在他身下挣扎、怒骂，却只能无力地被控制在这台上。殷寿心中无底的虚荣心与掌控欲得到了进一步的填喂，因而更深地扩张，像一种虚无的怪物，吞噬了五脏六腑却代替其成为“殷寿”的内在。

他身上的外袍早就松垮，而下身的阳根已不知何时硬挺得彻底。殷寿用粗粝的手指在殷郊下体寻摸到了那口女穴，粗暴地扯开青涩地掩着入口的薄薄阴唇后，直接一口气将性器挺插了进去。

殷郊悲愤斥骂的声音骤然停了。

下体如同撕裂一般的痛苦迅速从性器连接处传到了全身，传到了他的大脑，让他面部不受控制地因疼痛扭曲起来。他徒劳地大张着嘴，却发不出痛呼呻吟，只无用地发出喘喘的嘶哑气声。殷郊眼睛直瞪着殷寿，他曾经的父亲。目眦欲裂。那双黑透的眼珠里有痛楚，却

更多的是还没能弄清发生了什么的茫然。

那模样多可怜啊。我几乎都要心软了，殷寿漫不经心地想。

殷郊花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这份疼痛出于哪里，下体内的灼热又是来自何物。他用比之前都要更猛烈地力道胡乱试图挣脱，那短暂停过的声音又开始从他口中逸出，尖利而凄楚：“殷寿你禽兽不如！我是你儿子，你这是有悖人伦——”

话音未落，殷寿便欺身压近了殷郊。他用了更多的力气去制住此时状若疯癫的殷郊，他总能比殷郊更高一筹。

“你不是我儿子。我儿子不会是一个意图谋杀君父，不知悔改的背叛者！”殷寿咬紧牙，一字一顿地说道。

他直视着殷郊的双眼，那里面曾经满溢的敬爱与渴望被烧尽了，却燃烧着迥然不同的烈焰，正如此时在宗庙中肆虐的赤色焰舌。

那火是殷寿亲手纵的。

殷寿被处经人事的肉穴绞得生疼，那口穴还没学过如何讨好它天生该要侍奉的男根，就像长着这穴的殷郊一样。他就是学不会该如何让自己好受些，也让他人好受些。殷寿曾经最讨厌殷郊为那些不配当作人的质子求情，可每次殷郊总是不知好歹地跪在他面前，自以为自己是份量颇重的筹码。

于是像之前力道愈发加重的鞭罚一样，殷寿用力地将性器插进去，再无情地退出来。反复如此，反复撕开碾过肉壁内的伤口，抽插的速度不快，却绝对磨人。殷郊下体撕裂的血顺着殷寿的动作被带出来，也沾染在殷寿粗长直挺的阴茎上，像是一柄利刃重复刺入拔出，全无怜惜可言。

比起做爱，这更像是殷寿在确认展示自己的尊严和权力，他将要用这种方式惩罚胆敢轻慢天下共主之权威的被统治的民。

动作间殷寿的衣衫更散乱了几分，殷郊在被亲生父亲虐奸的途中望到他露出来的左肩，他也惊讶自己此时竟然还能注意到此事：殷寿那天被他不慎刺入的伤口已不见了踪影，连一道疤一条痕都没留下。

他那一剑在他的父亲身上没能留下痕迹，与之代替的，也许就是在殷寿心中留下他将造反的铁证。

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与身上的伤叠在一起，让殷郊的意识已经恍惚起来。他隐约听到自己无法自控地发出细吟声，很轻微，却与投降无甚区别。他想要开口痛骂，却发现好像只有几声狼狈气音。他已经感受不到下体的痛了，血划过腿根，却像他曾在湖中洗濯私处时的水流那样轻柔阴凉。

那血为殷寿奸淫的举动增添了顺滑，他动作不再像开始那样艰难，红肿的穴肉紧贴吸吮着他的阴茎。他征服了一个他未曾彻底征服的违逆者，他占有了一个他未曾彻底占有的女人。胜利的快感与肉体的快感一同将他带到了巅峰，他把阴茎更深地塞进殷郊的体内，甚至伞状的头部也挤进了藏在深处的肉壶。他射在了里面。

殷寿从陷入昏迷的殷郊体内离开，用他早已脏污不堪的下衣随意擦了擦性器上的红白液体，跨过这张没有祭品却有死寂如人性的殷郊的祭桌。他拢了拢身上的礼袍，向姬发与后赶来的王家侍卫下令：“把这叛徒关到地牢去。”

他的视线看向突然有了动作的姬己，随着姬己行走的方向，又看到了殷郊。似乎是血腥气吸引了这只兽，她好奇地分开殷郊的双腿。那缓慢往外流淌的精液有着殷寿的气息，她伸出柔软艳红的舌，想要用舔舐的方式疗伤。灵活的红舌钻入殷郊的女穴，重重抵住肉壁。她不知道为何那其中会逐渐溢出清透的水，她只是一下下舔着，想要痊愈有殷寿气息的伤口。

殷寿收回了视线，居高临下地垂着眼继续说道：“记得将他与牢中的老虎分开些，不要不小心被当作那些畜生的口粮。明日我要让殷商民众都看见胆敢谋逆之人会是个什么下场，以儆效尤。”

说罢他往外走去，姬己来回看了看，最终还是跟了上去。

庙内只剩下比干的尸体，还有气若游丝的殷郊。

姬发久久没有行动，他仿佛雕塑般留在了原地。

他之前不敢抬头，只听见衣袂摩擦声，听见殷郊咬牙切齿地叫骂声。后来殷郊的声音逐渐小了，粘腻的水声和不知何人的粗喘取而代之。他听见血液流过木桌的汨汨之音，听见它

从桌边落在石板地的动静，如九天神雷。

现在他也不敢抬头。姬发不知道自己是更怕看到还睁着眼的殷郊，还是更怕看到不省人事的殷郊。

他的兄弟走到了他的面前，开口时犹豫了几分，很是尴尬的模样：“姬发，你听到大王的命令了...”

姬发抬起了头。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